60歲後理科生應該懂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筆者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香港英文中學理科生，以尚算不壞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那一代理科生有共同的學習經歷：5年中學，兩年大學預科（仍在中學就讀，英文叫Lower Six和Upper Six，中文叫中六、中七）和3年大學本科。英制大學預科純粹為大學本科課程服務，大學趕不及教的數理科基礎課程，都撥給中學代教。中六中七理科分為數學組（報考純數學和應用數學）和生物組（報考生物學）。物理學和化學都是必修，這兩科的考卷都要求學生懂微積分，所以生物組的同學要補數學課，否則休想考得好成績。除了醫理工科，有些同學轉讀社科、建築或法律等科，大家都有等同大學一年級的物理學程度。

有人認為這是浪費了寶貴的學習時間去學了日後用不上的東西，也有人認為是個很好的學習經歷和智力鍛煉。

近日有來自日本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說中國的核電廠排放「廢水」的氚（Tritium）含量還高過福島排海的核污染水云云。日本官方真是其心可誅，惡意抹黑中國核工業的正常操作，來為自家的毒害世界遮羞！

上述年齡在60上下的理科生如果信了並傳播來自日本的謊言謠言，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蠢，40年前學的物理都還給了老師！一是壞，扭曲基本物理學常識去為無良日本政客擦屁股！今天中學文憑試對「理科生」要求寬鬆了，醫學院只要求考生必修化學，物理學「水皮」也可以當上醫生。如有年輕醫生誤信了日本政府的鬼話，實屬不幸。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涉及「堆芯熔毀」（Core Meltdown），對上兩次是1979年美國賓州三里島（Three Mile Island）核災和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爾（Chernobyl，現在烏克蘭境內）核災。筆者在過去幾十年接觸到的資料都清一色認定三里島事件影響輕微而切爾諾貝爾事件破壞嚴重。見證近十多年歐美Propaganda的威力，三里島核災的所有事後報告都要重新評估。

核電廠在正常運作下產生的「廢水」只是「熱污染水」，這些冷卻水的作用是為「核反應堆」（Nuclear Reactor）降溫而不會直接接觸「核燃料」（Nuclear Fuel），「熱廢水」排入河流湖海只影響附近水溫。

日本人翻來覆去只談氚，卻妄圖欺騙世人沒有學過「大一物理」。實情是福島排入太平洋的「核污染水」都曾直接兑入已熔毀的堆芯去降溫，直接稀釋了核反應堆內的多種「核裂變產物」（Nuclear Fission Products），量多可測的起碼有：鈷60、碳14、銫137、鍶90、碘129……等等，至於量微難測的就更難估禍害有多大了！

以上是筆者試圖讓沒怎麼學過物理學的讀者最容易明白的筆法講論重點所在。

曾經想過，除非周邊受害國派兵接管福島核電廠，才是從源頭解決掉日人核污染太平洋的巨災。然後俄羅斯政府就聲稱要派軍艦去實地監測輻射量！這好得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張收據

人生憑關處

童心

付了錢，索要收款憑證，這本是天經地義，卻不成想驚動了立法會議員。那日一早去加班，刷了八達通一路小跑上船，半個小時後就坐在中環辦公室裏開工。老闆貼心叮囑：「今日為公，搭車來公司的票據可以報銷。」我自是感動，但這還真難住了我。平日返工，從馬灣島出來，要麼搭社區巴士換乘港鐵，要麼搭輪渡，都沒見給過票據。這能有嗎？

晚上10點多，拖着疲憊的身子來到碼頭，一名50多歲的大叔在值班。聽我打算要收據，他噗嗤一樂，十分乾脆：「沒有。」我一定是被當成了怪物——這個電子化盛行的年代，誰還巴巴地非要紙質版的收據呢？我不開心：「我付了錢給你們，你們不應該給我憑證嗎？」「喏，你可以下載一個八達通的App，然後自己找到紀錄，自己去打印。」大叔拿出手機演示給我看。

這算是解決方案？我腦子轉了一下，當即說出其中的不妥：「打印這個紀錄，只能證明我有過這一筆消費，而無法證明我使用的是你這個公司提供的服務。況且，你們怎麼可以嫌麻煩、簡單粗暴地把責任推給消費者呢？作為這麼大一個客運公司，你們就是這樣『店大欺客』嗎？」說歸說，問題還是沒解決。我一看錶，已經接近11點了。我抱着試試看的心情聯絡負責荃灣區事務的立法會議員。真沒想到，10分鐘後，我就接到了陳穎欣議員的來電。她耐心地詢問了事情的過程，答應幫我和客運公司協調。「要不，算了吧，就30多塊錢的事。」那一刻，我竟有些不忍——周六，半夜，我和這位議員並不熟悉。「民生無小事。我來跟。」陳議員的話斬釘截鐵。

過了兩天，客運公司派專人聯絡我解決了問題，並承諾要改進服務。我感受到：民生無小事，從管治的角度來看，顯然並不是僅僅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為民服務。我和陳議員之前並不相識，但因為這件小事，卻成了朋友。前幾天，陳議員還頂着烈日專門同我碰面、就這件小事進行了回訪，並誠懇地請我日後發現民生問題隨時反映。我不禁想：倘若每一個議員，都能始終堅持民生無小事的精神和心態，久久為功，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搞不好？

◆陳凱欣議員（左）親臨中環2號碼頭與作者見面，聆聽交通班次等意見。 作者供圖

徵文契機 懷念偉人

心窗常開

潘明珠

在一些文化推廣的活動上，我常向青少年說，若大家想敬重一個偶像，希望大家不只是傾向一些明星藝人，而是偉人，看他們的書，去認知及敬愛值得崇敬的文化偶像。

青少年在成長期若能有很好的文化偶像做榜樣，對他們有良好影響。今年正是宋慶齡誕辰130周年，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及香港洛士文基金舉行了「孫中山宋慶齡與香港」歷史圖片展及徵文比賽，這正是好機會，我向讀書會和寫作班的學生推介閱讀這兩位偉人相關的文章，探知其歷史上重要事跡，我鼓勵同學們抒發感受參賽寫文章。

一些香港學生對孫中山尚有少許認識，卻不知宋慶齡，還對我說：「不如老師先給資料，及示範如何寫一篇人物文章；最好老師和我們一起參加比賽！」學生們興奮地提出請求，說很想老師也一同來挑戰徵文，師生同參加才有力。

我想徵文既有公開組，不妨也投稿支持。有些學生卻奇怪地問：老師也參加徵文？不怕落選失威嗎？

另一些支持我的學生說：「老師參加，一定得獎啦！」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真逗趣又有意思；我認真地對他們說，作文參賽就是對自己的練筆好機會，得獎固然高興，即使落選，也可藉比賽結果看到獲獎佳作，研究它好在哪兒，就可反思自己之不足，以後好好學習和進步了。

我告訴學生，宋慶齡是孫中山身邊非常重要、又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她的另一重要影響還在她關心發展兒童事業上。我便把自己所知，特別是我關注宋慶齡於1950年親自創辦之《兒童時代》雜誌，這是新中國第一本出版的少兒期刊，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香港的兒童文學作家，到上海作滬港交流，當時由中國福利會盛情接待，令我認識了陳伯吹、任溶溶、張秋生等多位名家，我們有幸到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參觀，而且喜悅獲贈《兒童時代》、《小朋友》等刊物，內容精彩多元，是香港兒文工作者的好參考。後來我們滬港文友一直隔年互有交流，潘金英和我寫的兒童故事，也曾在《兒童時代》刊登呢。能藉文學與宋先生結緣，令我感動，我深深感受宋先生為兒童文藝貢獻良多及關愛兒童的心！

故我把個人感受寫了一篇文章參加徵文。上月好消息傳來，拙作獲得了此次徵文的銅獎。感謝評判的肯定，如今我的文章也成了寫作班的學習材料啦。

◆活動海報 作者供圖

生活習慣改變了日月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疫後香港經濟復甦緩慢，大家都有點急。的確，香港社會大不如前，原因是什麼？是你我改變了習慣，是商業的運作模式不再一樣，是遊戲規則不同了？

有駕的士的朋友訴說：「周末的晚上顯得冷清，以往客搶車，現在車等客。」春江水暖，的士師傅最先感受到。連旺市的食肆也在晚上9點關門了，我們能催谷香江夜市嗎？那要問問自己晚上到了哪裏？

就如傳媒行業，以往報紙是在凌晨一二點截稿，3點在旺角可以買到油墨還未乾透的報紙，新聞編輯完成一夜緊張的工作，都愛到旺角或銅鑼灣的食肆吃夜宵。有人之後會去玩通宵麻將，我曾與報社同事在深夜3點到石澳燒烤，合計幾十人熱鬧得很。現在報章的截稿時間提早至晚上10點多11點，編輯們在12點已返抵家門。再者，報章愈來愈少了，繼續營辦的也大幅削減人手，且紛紛改為網上新聞，招聘來的都是熟悉電腦的年輕人，新聞不斷更新，分批接班，隨時工作，運作模式大不相同。深宵鬧市呼朋喚友的情景只待成追憶。

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有另一套，他們吃放題，在家叫集團式的外賣，朋友無須在身邊，電競遊戲把世界各地志趣相同的人都連上了。食肆什麼時候關門實在無關痛癢。在大部分人都垂下頭來埋首手機之時，吃什麼已不重要，雙餸飯也好，便利店食物也好，最重要方便省時，不礙眼睛盯手機和手指速按鍵。

人的壽命是長了，更要確保養活自己。這些年流行當保安，忽然各場所和大廈都需要確保安全，造就了一群長者或退休人士繼續可以賺取生計。別忽略了他們工時長，傍晚上班早上下班，連醫護人員的工時也十分長，想披星戴月也難，別說去享受夜市了。

不少公司仍在實行彈性或全職在家工作以節省開支，以往放工後和同事去喝杯啤酒的歡樂時光，又或聚聚餐也自然少了，在家的繼續賴在家。

女人這一年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從今年初到現在，互聯網上火了3個女人。

第一個是春節時「回老家過年帥氣發紅包的不婚主義小姨」。視頻中的年輕女子，穿着低調又不失氣場的酒紅色大衣，留着烏黑利落的齊肩短髮，畫着精緻幹練的都市職業性女性妝容，從容不迫地給每個孩子都發了600元紅包，舉手投足間沉穩、自信又獨立。小姨一出，收穫萬千迷妹，各路社交媒體上，年輕女孩子們激動留言：「我也想成為這樣的小姨！」

第二個火的女人，是不婚小姨的完美對照組：小鎮貴婦。不婚小姨是傳統北漂滬漂奮鬥夢的典型代表，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裏都是眾多非一線城市女青年們的信仰：「到大城市打拚，靠個人奮鬥收穫獨立體面的生活，做人生的大女主。」然而，大環境下，新時代的人生大女主做得愈來愈辛苦，當996也換不回合理回報甚至想996都未必有機會的時候，很多疲累迷茫的女孩，信仰在坍塌。尤其是當她們一個回頭，卻忽然發現留在故鄉的閨蜜正過着另一種人生——大多找到了家境不錯的夫家，生活優渥，早早結婚生子，有一份公務員或事業編的穩定工作，工資不高但很清閒。穿面料昂貴的大衣，戴各種玉石珠寶，參加近萬元的禮儀培訓班，吃廚師發辦喝貴婦下午茶，周末活動是結伴遛娃……有不婚小姨在社媒發出靈魂一問：這是小鎮貴婦們現在的生活，卻也不正是我們奮鬥的終點嗎？

然而，「小鎮」與「貴婦」的造詞方式本就帶着戲謔，也由此可以輕易知道她的不完美。雖然不差錢，但「土氣」和「男性配角」是小鎮貴婦彌補不了的原生缺陷。於是，一個在當今環境下幾近完美的女性人設應運而生——那就是第三個爆火的女人：「江滬浙獨生女」。

有網友形容，80後的江滬浙獨生女是中國五千年來最幸福的一個族群。她們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善商傳統讓他們家境普遍不俗且「老錢」居多，而以上海為代表的開放先進的城市文化又讓她們免受重男輕女之苦。作為父母「掌上明珠」的她們，不僅擁有家庭的所有資源，而且精神富足，從小自帶優越和滿足感，很少嚮往其他地方。與對縣城貴婦略帶酸味的眼紅相比，網上民眾對包郵區獨女則是毫無保留、不加掩飾地艷羨甚至掀起「賽博投胎發願接龍」：「下輩子投胎做江滬浙獨生女！」

從人生大女主到嫁個好人家再到投胎中彩票，女人一年中3個身份的轉換也從另一個角度講述着時代的故事。只是，全民淪為熱捧「投胎學」也終究是一件憾事。而江滬浙小公主再幸福，和小鎮貴婦的歲月靜好，也都是「一眼望得盡的人生」，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差別。生活不易，生存更難，小狸無論如何也要為堅守在大城市的不婚小姨們點讚，因為那無關城市，而是有關夢想。做人如果沒有夢想，跟鹹魚有什麼區別？

距離與抵達

百家廊

焦淑梅

拳頭大的石頭路高低不平。好幾次沒走穩，我差點摔倒。頭頂的太陽明晃晃，四周少人。真想在樹蔭下涼快一會。可是，母親不停腳。布鞋踩在石頭上，發出嚓嚓的響聲。老黑布上衣，蘭嗶嘰褲，腦後兩條垂到屁股的麻花辮，瘦瘦高高——這是我6歲左右對我母親的印象。

是去我姥姥家。姥姥家有玉米麵窩窩頭吃，有高粱糕吃，土灶裏煨着山藥蛋，還可能有煮熟的一兩個鮮雞蛋。在姥姥家能吃飽喝足，去姥姥家是一件快樂的事。

我身高沒有我家的麵甕高。低處幾個黑瓦壇罐，我揭開過，不見多少米和麵。母親想做巧婦也難。大中午，肚子不依不饒咕咕叫。母親就經常領我回她媽媽家。

走一段高高低低的石頭路，穿一條坑坑窪窪的柏油路，下陡坡一條土路，再爬陡坡一截土路，大約半小時後，就看見東台村那個有些年頭的磚門樓。街東西向，最裏頭就是姥姥家。一處四合院的古建，青磚碧瓦，翹簷飛角。歲月無聲，演繹尋常人家的煙火。一入院，那面灰撲撲的雕花石影壁，總是最先擋住我向院裏窺視的好奇心。

姥姥看見我們很歡喜，不過也緊張得夠嗆。她踮着尖尖的小腳再次開灶忙乎。窮盡心思，她做盡可能多的飯。因為真正的食神隨後到——我爹下班，回到我們位於西關那間逼仄的出租屋，發現我們不在家，一準騎着那輛吱吱亂叫的舊自行車，追來吃飯。他吃起來狼吞虎嚥。姥姥瞅着我爹的吃相，驚問：「幾天沒吃飯啦？」我母親趁我姥姥不注意，狠狠擰了我爹的大腿一把，我爹那副餓鬼的樣子才略有收斂。

從我家的出租屋到東台村我姥姥家，那條曲裏拐彎的路其實才4里路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好幾年裏，我們來來回回，在那條路上往復而行。那是一條被我們踩碎的路，我像熟悉自己手上的紋路般熟悉路上的風景。路旁有個工農兵商店誘惑着小小的我，口袋裏沒有一分錢，我卻做夢想在地上撿一毛錢，去買十顆甜甜的水果糖吃。臨街有一戶人家，院門前擺幾個大花盆。夏天，粉粉的喇叭花藤蔓婆娑，明淨的玻璃窗內依稀是一個年輕少婦好看的臉。我也想長大以後如她般優雅，把黑緞的頭髮梳成圓圓的髻。她有長長的天鵝頸，行動時透出一種高雅的骨感美。……唉！飢餓總是不期而至，時常打斷我童話般的幻想。

那條記憶中的土石路以及兩頭連着的兩個家，是我年幼時重要的視覺內容和精神歸宿。貧窮擋不住人戰勝困頓的信心，那段路途的經歷成為我之後堅強面對生活的一種原動力。親情如燈火，溫暖着我們，一路披荊斬棘。時間如飛。大學畢業時，我鐵了心要留在省城。理由簡單得讓人匪夷所思：我們村子距離省城300多公里，每次上學在路上的行程讓我苦不堪言。

我們村到縣城，騎自行車40分鐘，一路上塵土飛揚。縣城沒火車，一個半小時的大巴車先到鄰縣，再從臨縣火車站乘坐綠皮火車，直到晚上8點多才到達省城。我差不多一整天搖搖晃晃在路上。遇上火車晚點，有時晚上10點多才能到達。

哐噹哐噹的列車上，坐在臨窗的硬座上，黃土高坡上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致緩緩入目。深遂的溝壑、突兀的石崖、高低不平的田壟，鐵道下邊蛇形公路上騎摩托車的人，尖屋頂、圓屋頂的房，院落，院裏晾曬的花衣服，尋食的黑狗、流浪貓，甚至火車路基的枕木……都讓我覺得親切。列車不知疲倦地穿行，一路向北。山西這方熱土，幅員遼闊。小草、綠樹、溪水、田地、屋簷、炊煙、玉米和向日葵……北面山河，宇宙宏大，萬物可愛。

只是，當綠皮8818/7次列車穿過大山的隧道時，就算是白天也得開車燈。外邊的風景單一得就剩下冷硬的岩石石壁。我青春朝氣蓬勃的臉，照映在車玻璃上，遮不住一臉的疲倦。車窗的縫隙有灰塵進入，一粒一粒抽打在身上、臉上。20分鐘後，火車鑽出隧道，我和小夥伴們，瞅一眼對方，會不由得哈哈大笑——我們的睫毛上布滿灰塵，嘴唇落滿黃土，鼻孔裏黑乎乎一片——而再過3小時，才能到終點站。

京原線北同蒲線上最慢的一列客車，且是唯一。別無選擇。一股悲涼自心底而起。渴望改變，惟願此後少些路途上的奔波。硬座硌得屁股疼，坐得腰困得像斷了一樣。有座位也該偷笑，許多時候是站票。通道裏的人挨挨擠擠，宛若餃子餡。屁味汗味煙味、韭菜包子味、速食麵味……複雜的氣息撲打在一張一張神情各異的臉上。無論警惕或放鬆、歡喜或悲傷、漂亮或醜陋、年輕或衰老，在擁擠的車廂裏，是眾生皆平等的世相。在路上的人，追着夢奔跑。

暈車得七葷八素，懼怕了那來路與回路、倔強地留在省城寄居，把他鄉活成了故鄉。年輕真好，可以無畏東西。預料到生活會艱辛，卻沒料到，十幾年時間我國的運輸業就飛速發展。高速公路一條一條開通，私家車基本普及到戶，讓曾經的迢迢路程，須臾之間抵達。距離不會讓人再苦惱萬分。

戴望舒的四行詩《我和世界之間》寫道：我和世界之間是牆/牆和我之間是燈/燈和我之間是書/書和我之間是隔膜。——這種看似微小的距離恐怕是當下最困惑我們的距離，它同樣關涉距離與抵達的話題，考驗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緒和心靈。

路蘭電影

信而有征

劉征

假如你相信生動就是在二元對立並達到平衡時所建立起來的無限無穩定，你就能理解路蘭的電影為什麼向來都能那樣輕易就受到了歡迎。這中間除了一個必備的懸念作為一直向前的線索，另外，暗地裏，路蘭的電影永遠都有兩股看不見的力量在博弈着。在《潛行凶間》當中，是一個又一個虛構的世界對戰真實生活，人其實很難分得清何為真的生活。在《鄧寇克大行動》，是一個叫做正義的力量對上邪惡。

而最近的《奧本海默》也不例外，這部電影表面上講述科學家的故事，是一部傳記電影，但路蘭沒有用一般的傳記電影的方式進行講述，在一個看似以實踐作為推進的故事當中，實則談論的主角是一組對立關係：被視為精神力量的科學和被實踐限制的物質世界。這兩種力量在這裏以悖論的方式出現，即當你一旦開始追求一種純粹的精神世界或者世俗世界，你會發現被你忽視的另一個世界總是以阻力的方式不斷出現。從來沒有什麼真正的你死我亡。自始至終，根本沒有一個完全的勝利。就好像有時我們看到一部很簡單的電影，會設置一個絕對的好人，讓他去戰勝那些令人咬牙切齒的壞人，最後給出一個Happy Ending。

秉承二元對立共生的路蘭絕不會這樣拍，因為以他的性格，既不相信、也絕對不會表現「絕對」的概念。

因此，不到最後一刻，路蘭電影似乎可以無休無止地演下去。所要做的也簡單，只要不斷地激發矛盾，細節自然就出現了。而一個立體深刻的世界就此來到了我們眼前。因為既然並行的兩股力量總是此消彼長地往前走，不為它收尾，它就永不停止，內容肯定會愈來愈多，愈來愈細。這反倒讓路蘭電影的結尾成了他最不好的部分，就好像一個秉承着永動機制的人，為了票房被迫要給出一個故事和一個結局，因為完整性是人類的一個基本慾望，這就成了路蘭無法言說的妥協。因為對他來說，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終結，任何終結都是永生的一個隨意的間歇而罷了。這也是路蘭電影既好看又多產的原因。

不過，假如我們把一個最複雜的路蘭用一種最簡單的二元對立共生進行總結，再將他的故事簡單化，並發現確實如此的時候，我們倒不是為了就此輕視他。如果說這樣做有一個目的，那僅僅是為了證明關於生命力的這個最神奇的東西、最被謳歌和最被珍視的東西，居然有可能是一種不穩定的二元共生結構自然帶來的。也就是說，結構這個看起來死板的東西竟然決定着生命力這個看起來鮮活的東西。這簡直不可思議。不過我倒因此想到了一件事，就在十年前的某一天，當我興沖沖去聽一場中國愛樂樂團在上海演奏的交響音樂會時，我一下子就失望了。因為，在他們演奏自己最拿手曲目的時候，他們的每一個音符都隱藏着一種放縱，而這正好是交響音樂最反對的。因為如同數學般嚴密的交響音樂，正是在不斷追求最嚴絲合縫的配合來達到一種合作的完美。這完美要求極為嚴肅、極為關注對方，似乎一個不小心，這些樂器發出的聲音就會被打亂。而在動態當中克服差異以達到合作狀態的恰到好處是永遠無法掉以輕心的。因為你承認了差異，你才會在意對方。這會讓你的音樂戰戰兢兢地達到人類內心深處，造就出真正的共鳴。

路蘭電影深諳此道。